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墨

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

舍利弗前長跪白佛願欲有所問唯
佛肯者乃敢問佛言善哉善哉舍利
弗當問汝若從文殊尸利但聞怛薩
阿竭署因緣法名未悉得其事今為
汝說之諦聽諦聽舍利弗言受教及
摩訶目揵蘭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
摩訶拘絺邠利文陁弗須菩提阿難
律朱利敢摩訶敢奈吒和羅阿難一
一尊羅漢悉在會中皆起為佛作礼
白佛願樂欲聞令菩薩悉當因緣摩
訶僧那僧涅若男子若女人聞者皆
當求之諸聲聞者皆當因其法所以
求僧那僧涅者欲令一切其當脫者
悉得羅漢諸一一尊比丘以華散佛
上供養怛薩阿竭署諸欲天子悉以
天華飛行供養以天伎樂以樂之所
以者何從本所不聞其字何況今當
具足聞之釋提桓因以天上拘耆華
樹而化滿其祇洹佛語舍利弗怛薩
阿竭署者有四事何謂四事一者發

意二者阿惟越致三者菩薩坐佛樹
下四者具足佛法是為四舍利弗問
何因緣發意菩薩有一署所謂發意
所作為一切十方作功德所以者何
欲令皆得僧那僧涅故名曰一署何
惟越致署者一切有所作為无所希
望求是地安隱地无所想地堅固地
是為佛法基界故曰為二署坐佛樹
下者由不空起起者當成道故不離
力無所畏是為三署怛薩阿竭署者
如所署審如所署署不可數特尊之
署已住怛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
隨已法教是為四署佛語舍利弗菩
薩復有二署何謂二為聲聞轉法輪
為阿惟越致轉法輪是為二署怛薩
阿竭署名署已在中者已法有教色
法佛法痛痒思想生死識法佛法其
法者舍利弗不可識譬如是人所作
言是法可得是法不可得佛語舍利
弗不可得者不教捨本空者諸法教故
名曰怛薩阿竭署舍利弗言何所是
怛薩阿竭署佛言不可勝數是為署
佛問舍利弗何所所慧是署舍利弗言

金升

怛薩阿竭不以法取法法者不可得
故是曰為慧署是菩薩所當學學者
當學怛薩阿竭署不念以過去世俗
法以應道法不說俗事之悪不言道
事可好如是學者為學怛薩阿竭署
不以識學是非是不作是學為怛薩
阿竭署不分別大大者謂眼色識不
分眼分別一切有念是為不學怛薩
阿竭署是人可度是人不可度作是
學為不學怛薩阿竭署怛薩阿竭署
者則一切人之署作是學者為學怛
薩阿竭署學怛薩阿竭署无央數署
一切法無所斷絶是為學怛薩阿竭
署佛語舍利弗不念諸法當有所生
法怛薩阿竭署无所想是為學怛薩
阿竭署不念是所有無所有佛語舍
利弗其欲學怛薩阿竭署者不想怛
薩阿竭為學怛薩阿竭署諸法无所
求是為署是則怛薩阿竭署佛語舍
利弗色法佛法痛痒思想生死識法
怛薩阿竭法諸法无所著隨署教二
切諸法不著已不念有無是則隨教
已不著有无則隨無根之教如是學

大明菩薩署經　第三張　[illegible]

金升

為學怛薩阿竭署署者亦无過去當
来今現在如是署者見一切亦不見
一切舍利弗白佛言何謂為見无所
覆无所蔽悉見是為怛薩阿竭署
何謂為不見一切所謂不見其門無
所入是故不見是為怛薩阿竭署亦
不於署與空合并亦不思想亦不願
亦不可見亦不可得如寂者則其署
清淨署无能得長短署亦无有助署
者不可得助署者亦无有異是為署
無所從生署是謂怛薩阿竭署不亦
不足計亦不踝計亦不膝計亦不臏
計亦不腹計亦不髀計亦不手計亦
不頤計亦不頭計亦不内計亦不外
計亦不中間計亦无不極計亦不無
極計亦不上下四維東西南北計亦
不人計亦不須陁洹計亦不羅漢計
亦不辟支佛計亦不怛薩阿竭計亦
不有餘无餘計亦不脫有脫計亦不
計法所在不可計署无有字署是則
怛薩阿竭署佛語舍利弗今會者比
丘多有不聞是者未聞計言有是无
有是如我身諸法悉尒作是語者便

文殊問菩薩署經 第四張 墨

隨其語作行不可計而為作計為法
處者因是有取與便有命持思想壽
欲壽壽欲得壽欲壽壽巳欲壽壽壽
壽佛語舍利弗署亦不從法亦不從
非法亦不從有亦不從無當作是從
不可説怛薩阿竭從亦不從怛薩阿
竭者亦不壞敗亦不想覺是為怛薩
阿竭覺不可聞是故審聞如是説則
佛語舍利弗无所從来是為怛薩阿
怛薩阿竭説諸所説審説如空説審
竭来无有處是為怛薩阿竭處無所
像是為怛薩阿竭像无所屬無所申
如怛薩阿竭不可得諸法亦不可得
心無所生无所安住諸所作功德无
所求如所教無所行是為行是種无
所生是功德亦无根亦無實僧鄰者
無所縛无有脱無所作是為精進无
所觀亦不作是視所見者不作二心
智无所得其智無所為亦无所起不
以證而作求作是求作是念無有名
其語政者謂不可得其哀若道其得
等者无人不念人其護者不作是作
念乍不念佛語舍利弗无慧是則慧
文殊問菩薩署經 [illegible]
金木

十二因緣無所生其合者無有合不
可得道可得无所念是比丘念無所
持而持鉢被服無所剃是為剃頭无
所受戒而持戒而无如是比丘好道所
好是比丘所好用意定者無有異意
其已定者无有身心念不念慧者是
比丘數其說已足者以不足若比丘
足者謂為少少不可計法而言可知
已无有知 已不從是法者如所教无
有界是故佛界無有法是故怛薩阿
竭法无作法法无所作故曰無有法
諸法所入恚當盡是為怛薩阿竭署
無所入已應怛薩阿竭署佛語舍利
弗若有欲學怛薩阿竭署者其有勇猛
如師子者若男子若女人當作清淨
戒无有異意心清淨清淨慧之所作
無所念之所作其飲食取足之而已若
乞匃諸所思想已清淨无有異心不
於一切人如有想不於諸法有所希
望亦不念下中上之事所作常等比
丘作是學者已為學佛語舍利弗其
无所求學者為學怛薩阿竭署摩訶
迦葉白佛比丘以一事學僧鄁僧涅

已為學怛薩阿竭署何謂一事諸法
无所著是為學怛薩阿竭署須菩提
白佛比丘以二事學何謂二事於諸
法無所悕望為以等心一切人不念
以等一切是為二比丘學怛薩阿竭
署摩訶目揵連白佛比丘以三事學
何謂三事但學要法不學飾亦不念
我以近亦不念我以遠是為三事文
陁弗白佛言比丘以四事學何謂四
事不念有所從得亦不念何所當得
一切如等淨所持若空是為四事如
是學為學怛薩阿竭署摩訶迦旃延
白佛比丘以五事學何謂五事无所
貪惜欲以法祠祀為一切有慈不念
一切有慈不念一切於諸法作無所
求是為五事為學怛薩阿竭署柰吒
和羅白佛比丘以六事學何謂六不
發一意亦不求空亦不學本際所以
者何不因緣二事已向佛所脫不起
念思惟何所是佛證是為六事比丘
學怛薩阿竭署佛言一切法二切人
悉以怛薩阿竭署見亦不異見亦復
不見自然亦不見法作是學為學怛

阿闍世王經 第[illegible]

仐

薩阿竭署奈吒和羅復聽比丘所學
无極署是乃應怛薩阿竭署如所樂
不見其樂如是行者比丘為學怛薩
阿竭署學怛薩阿竭署者以為學佛
法不可議法用一切故奈吒和羅白
佛若比丘學怛薩阿竭署者云何而
自持佛言比丘意不念有一切人不
念有一切法亦不安亦不危是為比
丘而自持奈吒和羅白佛言今怛薩
阿竭為誰說怛薩阿竭署佛言其欲
學如署者為是說何所是學者佛言
用摩呵僧那僧涅故說亦不念是彼
中間一切无有求是為怛薩阿竭署
其有想行者是故非署如是者為自
貢高而賤他人其慳貪嫉妬不應是
署其有諛諂不慙愧者妄語者皆不
應是署其有不愛樂衆者其欲猗有
者若樂惡者不喜人安隱者其有所
念呼為有其有二心者詢好惡無有
異作思想者雜深法者念不中事者
求利害者若求乞丐衣被床臥具
病瘦醫藥若欲求飲食雜於逝羅蜜
親附於惡師於本佛所无功德者常

金升

有怖懼於本際欲於世事轉相克識
所作但求名字而无至者愛樂於五
所欲有所作怖望得者所以如是者
不能在山間空閑寂靜有慈心之意
離於哀心常在魔事離信佛戒者所
作悉不隨其法教常喜乱心不安隱
心其心狂乱其心多端用是故離於
好心離於微妙之心離於盡心但念
佛色身但念欲見法但欲見比丘僧
離五陰功德離四大功德離六衰功
德離十二因緣功德離念一切人之
功德其有是心者悉不應怛薩阿竭
署其有不諛諂常質朴念諸深法佛
語奈吒和羅其有心如是者已應怛
薩阿竭署其有歎歌佛者已有念一
切佛故欲學怛薩阿竭事故其有學
者不學者怛薩阿竭悉知觀視佛意
者若在城郭丘聚縣邑有所見怛薩
阿竭署悉見之佛語奈吒和羅若能
知怛薩阿竭署不奈吒和羅言當從
佛聞當從佛聽何能身自知之唯佛
說之願樂欲聞以比丘當持佛言善
哉善哉如賴吒和羅所說佛言其餘

凡意者不能知怛薩阿竭署而不作
怛薩阿竭道地者而不能知怛薩阿
竭署不可盡極數是故名曰署不可
觀視不可觀視是故名怛薩阿竭署
其欲知怛薩阿竭署者以不愛惜身壽
命一切等心於一切人一切諸虚飾之
事不在其中其有二心者不與共同
其欲學怛薩阿竭署者當作是學
奈吒和羅白佛於是會中乃有學怛
薩阿竭署者不日有文殊尸利菩薩
耶佛復語奈吒和羅譬如人到大海
名珎寶摩尼珠其價不可計數其
人於珎寶中住而不知摩尼珠價若
有一人謂其住寶中者今在是中寧
知摩尼處不其人反言不曉所以者
何其人不知摩尼珠故今奈吒和羅
在名寶中而不知寶處所以者何在
衆摩呵衍中而不知復有比丘名闍
炎闍炎白佛若无學僧那者我欲等
心以光明照於一切復有比丘名三
陂提師利白佛我欲學怛薩阿竭署
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我无所求復有
比丘名三摩師利我欲學怛薩阿竭

文殊問菩薩署經　第十張　畢

金平

署我不欲於諸法有二心所以者何
了无所見故作是學乃可為學怛薩
阿竭署佛言而所學署當作是學復
有比丘名曰涤師利白佛我不以一
切人為他人亦不於人有所思想欲度
人亦不見當所度者亦不見法當以
何法教欲作是學怛薩阿竭署佛言
如所學署當學復有比丘名曰勃白
佛我以忍於一切亦无有貢高所以
者何他人自貢高我不以身自貢高
我不以所有想有若有以內自貢高
我不以內自貢高所以者何用念一
切人故念一切欲令安隱我亦不以
惡住以法明故住念一切忠欲令明
不欲令有冥我作是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當學而所學復有奢夷種名曰
多和光白佛言我欲教一切人過於
生死亦不得生死而可度者欲作是
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當學署如所學復有比丘名曰
惟閣者橋沙白佛我欲如佛在佛樹
下亦不見佛樹亦不得欲作是學怛
薩阿竭署如所學復有比丘名坻羅

末白佛我不學諸法我亦不學欲所
法是所有法忘不學諸法法而不學
佛言如所言怛薩阿竭署用一切故
欲學應時於坐中有万比丘巵三千
人皆起白佛吾等欲學怛薩阿竭署
用一切故欲具足學復有七千優婆
塞優婆夷五千人皆從坐起言吾等
當具學尒時復有八万天子忘言當
具足學教告一切復有比丘名私呵
難白佛諸法无所得諸法不可得當
云何學怛薩阿竭署佛言如若所學
署當學復有比丘名利三匐白佛我
不轉於一切法當云何學怛薩阿竭
署佛言如所學署當學復有比丘名
摩呵波鄯陁惟匑王者種白佛亦不
无我亦不有我亦不智亦不無智亦
無所破壞亦无有諡是意无有異諸
所因緣無所因作是為學怛薩阿竭
署佛言如所學署當學復有比丘耆
夷種名曰非陁適白佛一切諸法不
見際无有際者謂若有若无有亦無
際亦無无有亦無無字其如是者乃可
忍佛言不可若无際無際巳无願無

金朱

願者是故菩薩佛言善哉善哉如仁
之所說无願不可議不可知不可忍
想不可住無所見无有字平等無所
學無所持无所壞無所造无所作其
知一切无所得無有色菩薩亦无名
色亦自是非是學非者亦不可得無
所望号佛言如所學署當學今時有
五百婆羅門出舍衛國因道徑到佛
所前為佛作礼而却住白佛言如所
說願樂欲聞今常安隱佛問諸婆羅
門用誰故欲聽聞諸婆羅門言无有
人是故人用是故佛言有怛薩阿竭
署從本諸佛所說今我所語是有婆
羅門名署祖師利白佛在於母腹中
以聞怛薩阿竭署復有婆羅門名三
摩震設白佛言適向母胞胎已聞怛
薩阿竭署復有婆羅門名雲真提白
佛言適生便聞怛薩阿竭署四面而
明見怛薩阿竭飛在上住以手著我頭
便言若當號為不可見頂佛復有婆
羅門名類真提白佛生以來不久便
聞怛薩阿竭署於空中見佛來而言
若當聞學怛薩阿竭署復有婆羅門

名曰郙羅沙目竭白佛今夜半見四
面四佛来到我所便以頭面作礼諸
佛言有不可議怛薩阿竭署於祇洹
釋迦文佛所聽受是我本之瑞應復
有婆羅門名阿真提羅蕪耶白佛今
夜半見佛長高二十里三十二相諸
種好謂我當學怛薩阿竭署聞之忽
然而不復見我本之瑞應復有婆羅
門名三波奢白佛我生墮地時有人
而来擧舍而明謂我母勿以乳子令
是子當以怛薩阿竭署而為飲食母
聞之歡喜是我本之瑞應復有婆羅
門名倪三颰白佛言我本學婆羅門
事時於空中見佛有三十二相諸種
好便擧言若當學若當事聞之則以
頭面著地問何所是學何所是事其
佛言有怛薩阿竭署是若學是若事
如學是者諸法悉可知是則為度是
則怛薩阿竭事是故俗浴者謂去垢
不可議浴是菩薩浴所謂諸法悉在
前脫不脫者欲於衆婆羅門中而尊
當學是署我聞其言踊躍歡喜以頭
腦受其教問佛何以故前有是瑞佛

余

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應復有婆羅
門名摩呵迦妻鄰白佛我行洗浴還
作大火欲祠之於上見佛身有三十二
相諸種好其佛言如若祠火之法不
當尒所以者何起復而滅故我即時
復問不作是滅當何以滅之其佛言
不念人不念我不念壽命不念有无
有亦不念合亦不念中分亦不念恩
想是火而无滅者而自滅其火可令
自然而不用薪我諦聞之即叉手問
佛當云何作火而不用新其佛言有
不可議怛薩阿竭署者當學學已便
能作火而不用薪作是學者亦不念
婬怒癡以故火即為滅聞之即以頭
腦受其教所見者是我本之瑞應佛
言如若所說是怛薩阿竭之瑞應復有
婆羅門名牟梨師利白佛我適提
貽欲者火中欲令之熾盛便見怛薩
阿竭身有三十二相諸種好即時其
佛言用是火為事有怛薩阿竭署何
以不學應時問其佛當何所學往到
祇洹釋迦文佛所是我本之瑞應復
有婆羅門名曰分晗者橋泉白佛我

文殊問菩薩署經 第十五張 墨

到盧上取花欲持歸見怛薩阿竭身
三十二相諸種好其佛言取花不如
若如取花取花有所壞敗我應時復
問取華去何其佛言莫以手取莫動
搖其枝而可得取當學怛薩阿竭署
自如有慧手為若取其華慧手者可
得不可議花一切人皆是華可以教
化得泥洹是之瑞應佛言當學怛薩
阿竭署如若所學復有婆羅門名曰
邠陁施白佛我到市於道中央失墮
錢散在地以聚欲取訖以仰頭上視
怛薩阿竭身有三十二相諸種好問
我作何等我言拾地所失錢其佛言是
不為難若當拾五道生死一切人亦
不鄙中作數亦不想是乃為難即問
是學當所從聞當所從學其佛言有
怛薩阿竭署當學當鄙所聞即時言
有佛名釋迦文在祇洹當從是聞前
世所作今世逮得是本瑞應復有婆
羅門名曰分訶舟白佛到市向歸欲
買雜香買以還歸未到舍見怛薩阿
竭其心即時踊躍佛問手中持何等
即謂持雜香佛言是香不足言有香

余木

名為不可議香其香聞上下四維東
西南北方當求是香應時復問是香
者是根是本是莖是枝是葉是華是實
實之所香佛言是香者亦无根亦無
本无莖無枝无葉無華无實實而香
當求是香即問當於何所求即言於
祇洹釋迦文佛所當聞怛薩阿竭署
是我所聞之瑞應佛言如所聞復有
婆羅門名曰阿稀迦惟延白佛我所
至城外坐於樹下其心安定譬若如
禪視四面如普大明見无央數佛悉
言不當坐禪如是應時即問其佛其
佛言亦无所生無所滅是為應禪所
以持所視故无所視者是為視無心
何以繫者何以故其心無有想故當
作是禪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從釋
迦文佛所問當從是學其法是故本
瑞應佛言當學如所學復有婆羅門
名羅鄰懿多白佛適到市買金欲以
稱稱之便見怛薩阿竭其光明甚明其
佛言用是稱為有法名不可稱當如
求之則時復問何所是不可稱者其
佛言諸法不可以稱稱之譬如空不

可稱一切諸法如是我言願樂欲聞何
所是法而可學者其佛言有名曰怛
薩阿竭署當學當聞是我本之瑞應
之所問佛言當學如所聞是皆前世
功德之所致故適是應復有婆羅門
名曰阿披阿遮叉手白佛我夜已半
出觀星宿有大明而見怛薩阿竭便
以頭面作礼其佛言不見視星宿如
若所視應時即問其佛報言亦不可
仰向佛復還問今若所視星宿名何
等我即應言不知其佛言是名悉盡
如若所學當學諸法所入悉知所見
汝事即復問何所處可聞是法其佛
言當於祇洹釋迦文佛所聞是語忽
而不知處是故所聞怛薩阿竭署本
之瑞應佛言當學如所聞復有婆羅
門名曰術闍師利白佛適以種農種
便見怛薩阿竭在前住與不可數千比
丘僧俱其佛言不當如若已種農種
應時則問當去何種其佛言亦不取
亦不放當作種亦不生亦不秙則時
復問佛當何所處而學是法其佛言
有怛薩阿竭署當學當聞聞已是若

之種亦不取一切之法亦无所取亦
無所造亦不思想知是者其法無所
生无所造故無所生已无所生故无
所枯滅无有種而不生亦不滅即問
佛是何等瑞應佛言是怛薩阿竭署
之瑞應其當於佛樹下坐者是之瑞
應復有婆羅門名曰阿禾真阿禾真
白佛出舍於里門見死人便念死人
乃如是應時獨語便見佛佛言不當
如若所念所以者何見悪色便有思
想諸法不可得而无所得當作是念
其得道者所作不以想亦不用得故
便有餘念亦無二心之所念無所想
是故无有想是道所作念无可所得
是乃為得以知二心者是故無所求
是道之所作无所見是道所見後法
欲盡時以思想教人若於冢間見枯
白骨坐念便得脫若念五色從是中
教計而求脫教計出息入息欲求脫
知欲法盡便有作是應時復問佛當
云何學便離是事其佛言當學道如
是法當學怛薩阿竭署如怛薩阿竭
事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當

從釋迦文佛聞是忽然不見所以見
是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當在道
地故復有婆羅門名阿惟示真白佛
我到曠野見衆多死人中有為畜狩
所食噉者中有臭者中有壞敗者有
青色者有赤色者有黯黮者便自念
欲莫坐教計狀念是便見東方佛來
有三十二相便遥向而為作禮其佛
言雖觀是物以為想即時問其佛我
當學何法而教一切令脫生死其佛
言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
是者為一切諸道作功德從釋迦文佛
具是聞之是何本瑞應佛言是怛薩
阿竭署之瑞應作是學者為學在佛
樹下坐復有婆羅門名曰波梨濕多
白佛我夜出賣无所可見便然五合
以為燭火所以者何避溝坑深井便
自念當學何法而為一切作明令其
无寘這有是念便見佛在虛空中住
言善哉善哉是上人之所作非凡人
之所為諸怒根貪饕諛諂虛飾已無
是者能念是事非餘所及以等心念
一切亦不念數數所念如佛在樹下

文殊問菩薩署經 第廿 張

余

不念聖文其佛言有法名怛薩阿竭署
當聞當學具足若意復問佛當從所聞
其佛言當從釋迦文佛所聞其所當
聞者悉在彼聞若丘聚縣邑城郭郡
國悉於是法中而見聞是言已恍惚
不知其處是何瑞應佛言用若當聞
怛薩阿竭署故當學故是之瑞應其
菩薩所當學悉在是法復問佛有幾
署所當可學佛言如佛境界其署如
是其署者如佛境界等无異諸法皆
從是署如勅心瑞應時復問我是法微
妙深乃如是是不可見不可知復有
婆羅門名曰悉達膝白佛我與數百
千婆羅門俱如行祠祀熟自念當何
祠祀令一切皆得解脫令無勤苦這
作是念便見怛薩阿竭光明及相諸
種好便言善哉善哉乃作是念當作
念如若所為其佛言往到舍衛國祇
洹阿難邠祇阿藍釋迦文佛所當為
若廣說其祠祀意有法名怛薩阿竭
署當聞當學是皆以過去諸佛之所
說復問當何以祠祀佛言菩薩以飲
食所有施與人作是祠祀而脫於三

界有識祠不自念有求故有忍辱祠
不以心惡向一切有精進祠欲救脫
五道有三昧祠不作因緣有所希望
有多所聞祠一切名身諸數身具足
波羅蜜知有漚惒祠若行人欲以法
化一切若有畜生欲聞法者不中捨
而為說經亦不以色說以法慈心教
語一切佛言有上人不惜其身難欲
令一切各得安隱不以愛心而教人
所以者何用更得好軀譬若摩尼珠
洗之倍好其主者乎莫不愛喜所以
愛喜者何无瑕穢故其法師譬如是
雖有生死所更倍好所以者何身亦
无惡亦無穢者所以者何常歌歎佛故
雖佛遠常欲親近所以者何已無所
来即祠是為祀其者三披致者亦有
祠而无有異所以者何無有恨心故
於一切無惡意菩薩有祠无有勝者
若有念是者是故勝不念之者無所
勝以功德長養身及他人是故菩薩
意所以者何不以法有所諍以故無
閡无有繫無有縛无有閒其有作是
祠者莫有能瞋者亦不念何法可計

金永

可校是上人之所作已處觀其處處
亦不於功德中有所想亦不破壞所
作罪所以者何不失其本故亦无有
過菩薩上之尊法能来教化者亦歡
喜亦无懈怠亦不與人如有怒心所
以者何摩訶衍不從是得故曰摩訶
衍亦不想其衍佛語悉達膝捨若本
祠祀當作是祠祀即菩薩祠祀之瑞
應如若所見怛薩阿竭是皆先世習
行之所致所以者何若覺眼見佛者
是皆本之瑞應復有婆羅門名難頭
多羅白佛我見流水有一人而持一
木作橋我念子之所作甚何小矣等
作可以廣大所以者何欲令一切悉
可得度過適有是念東方便有百佛
而来現悉言善哉善哉是上人之所念
令一切人如得度亦无央數人之路
今釋迦文佛在於祇洹子往可悉從
受法得致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是
我本之瑞應得見怛薩阿竭聞其教
戒佛言善哉善哉如子所言復有婆
羅門名曰旃欝多師利白佛我出城
門外有迦羅越謂我如過舍施若二

百万便隨其歸入舍有大高座令我
如坐燒香供養具作飲食已二百万
為達儭我應時自念當何以自作方
便而過達儭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清淨之達儭可得如異適作念便見
東方千佛悉飛如來悉在前住皆言
善哉善哉如上人之所作為一切人欲
作便往到祇洹釋迦文佛所當為若
廣說其法如若得清淨其達儭如可
以受受之者令一切皆可得安隱所
以者何若三千大千剎土悉奉行十
善受施不如菩薩發意為阿耨多羅
三耶三菩提心而受施悉過是上作是
語已恍惚不知其處佛言即恒薩何
竭署之端應所以者何以先供養十
方佛故逮得是法復有婆羅門名曰
闍符師利白佛在山中安心而坐辟
如得禪於上見五百佛四面皆香如
天香皆呼我名言善哉善哉如若所
求當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法勿作
異禪何謂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悉
念一切人以慈心故勿以想人作不
可思惟禪作是禪勿想心念一切皆

文殊問菩薩署經 第二十五張 畢

金升

令安隱勿念人想勿念身想其諸佛
言往到祇洹釋迦文所當為若具說
其法恒薩阿竭署當作是學學是者
在所作為說是已而不知諸佛處是
我本之瑞應佛言審如若所見無有
異所以者何其有當坐於佛樹下者
即有是瑞應應若已先世供養七千
佛故復有婆羅門名曰荷沙漫白佛
我見諸婆羅門不多不少於恒水浴
已語我汝復行浴身所惡露衆惡悉
當隨水如去便自思惟何如而浴身
諸衆惡當隨水去便自見佛在於虛
空中其佛言汝何思惟我應時對曰
諸婆羅門令我浴身所衆惡悉當隨
水去故坐思惟是事其佛言若到祇
洹釋迦文所當為若說現法諸所衆
惡悉當除去其佛言有名諸法甚深
无有底其水甚美於是浴者悉得淨
潔若欲浴者當於中浴衆邪惡可以
消除浴已諸天人及一切皆得安隱
便以法教化无所不遍所以者何諸
過去佛悉鄉中浴是故現瑞應佛言
當聞恒薩阿竭署者是本瑞應有婆

羅門名曰惟者先白佛我賣華持到
婆羅門神祠入門見怛薩阿竭飛在
虛空中而住其佛問我持是華給何
所即應言欲以上神其佛言有怛薩
阿竭号曰天中天可以華供養上之
所以者何因是可有功德而到阿耨
多羅三耶三菩便可逮得阿耨多羅
禪即欲以華供養其華悉化作佛悉
紫磨金色其光七尺三十二相種好
悉具諸佛皆言其心以堅於功德者
能致是應即時復問當作何方便令
功德不可勝數其佛言若有菩薩見
佛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見化佛者因
是作功德中有見寺者因是作功德
中若見佛坐起處因是作功德中有
見佛經行處因是作功德中有聞佛
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聞上下四維四
方有佛教誡一切因是作功德中有
佛舍利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老病死
而自計校因是作功德若見郡國縣
邑破壞者若穀貴人民飢餓而用是
自計因是作功德所以者何念前事
故因是有不可數功德所謂阿耨多

羅三耶三菩功德復有婆羅門名曰
沙竭未白佛我入海浴適有是念便
見方佛皆言不當如子之意欲度海
便自念其餘有浴者亦在是聞當有
與異其意欲度海浴適有是念便見
方佛皆言不當如子之意欲度而浴
我即時復問當何浴其佛言有道度
諸法可於其中其作是浴者已為度
也應時復問何所如可度於世間者
報言佛者已為度即復問何所法而
可從學者佛名釋迦文在泥洹中當
從學問如若所願悉當具聞悉為若
說之令若得解聞是已忽然不見其
處便問佛言何所法而可度者度一
切諸法者波羅蜜是佛言設欲度諸
法者當等心於一切人所以者何當
念度一切人之生死辟若度海當學
是事便得度一切諸法亦不想法亦
不想无法作是若後當為一切說法
佛語沙竭未菩薩用一事具足諸慧
何謂一事世惡法欲盡爾時其欲制
其法教導一切令法而不斷絕是為
一事具足得諸慧復有二事菩薩學

金升

是疾逮得佛何謂二不念諸法是我
所非我所亦不念見一切諸法自然
處是為二事復有三事若善男子女
人奉行是者疾成至佛何謂三以諸
法視之如光明明於諸法亦无多亦無
少不作是念二已應而一無有異心所
以者何諸法不可得故三是因名佛是
為三事復有四事何謂四事一者捴持
諸法二常於怛薩阿竭而作功德三持
心如空不想一切人四者若有供養
不供養者其心无異若男子女人奉
行是法疾得至佛是為四事復有五
事何謂五事一不於諸界有所念何
謂諸界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細滑
意欲所得不作是念二常於佛法而
作功德三若見同菩薩其心有悅所
以者何用實大故四於一切无虛飾
之心所以者何我當度故五亦於是
中无所想是為五事沙竭末白佛其
有奉行是五事者疾得佛佛言當作
是學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自致成
佛是為度生死之海以法教於一切
令如怛薩阿竭无所不度其有至心
堅住於菩薩功德者便逮是瑞應若

金木

有念恐中道取證佛言如是法者勿
得憂念具足恒薩阿竭十種力一切
聞者莫不歡喜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壬寅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金卞